

闲话文人汪舟

蔡元培一诺千金



蔡元培先生

刘开渠是我国著名的雕塑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,创作了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、支援前线等一大批著名浮雕作品。1927年,刘开渠毕业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,当时,西洋画系开设了人体写真等课程,当时的北洋政府张作霖以“裸体像有伤风化”为名,把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给关停了。

年轻的刘开渠是北京美专的高材生,学校被张作霖封了,他留校当助教的希望落了空。心灰意冷的刘开渠被朋友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,正在人生犹豫彷徨和经济拮据的十字路口,刘开渠开始迷上了雕塑艺术。

蔡元培先生当时正在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工作。一天早晨,亲切和蔼的蔡元培很有礼貌地和刘开渠打招呼,刘开渠一直敬仰蔡元培先生,却不敢和蔡元培说话。蔡元培的和善使他鼓起勇气对蔡元培说:“蔡先生,我是北京美专毕业的学生,想去法国学雕塑。”令人出人意料的是,蔡元培听了很高兴,说:“很好啊,只是我们国家还没有派过人出国学雕塑。”“那就请您下道行政命令吧,让江苏省派我出国。”蔡元培先生笑了:“命令也不便下,但我一定会记着这件事,等以后有机会吧。”刘开渠以为蔡元培是在说客套话,觉得这件事情希望不大,也就没放在心上。

1928年,杭州国立艺专成立,刘开渠被聘为助教。来参加开学典礼的蔡元培一见刘开渠,就开门见山地说:“你想出国学雕塑的那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,等有了机会,我一定派你去法国。”不久,刘开渠便收到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公函,派他以“驻外著作员”的身份前往法国,月薪八十元。令人困窘的是,刘开渠却没有筹足去巴黎的路费。他只好再去找蔡元培先生。蔡元培见刘开渠如此窘迫,连忙安慰说:“不要着急,我再给中法友谊协会写封信,让他们跟法国邮船公司联系,在船票上打个折扣,这样你就可以走了。”就这样,刘开渠到法国巴黎开始了自己艺术求学生涯。

刘开渠学成归国后,也一直受到蔡元培的提携。很多年过去了,刘开渠经常提及蔡元培先生对他的帮助,非常感动,他认为:“蔡元培先生一诺千金,从某种意义上讲,没有蔡元培先生,世上就没有雕塑家刘开渠。”

琼岛风物马瑞

船湾村漫笔

奔流直下的万泉河水,从五指山逶迤而来,到了这里便梗住了,活活地生出一个湾湾来。许是旧时湾内泊着不

少船只,风帆点点的,当地人便习惯称此地为“船湾”。

“船湾”风景宜人,宜耕宜种,宜居宜住,在那弯弯的湾边,岁月蹉跎,慢慢地便有了几十户人家,村内村外的人就叫这里“船湾村”了,也有叫“文渊村”的。不管时空如何变迁,低吟浅唱的河水总是那样静静地从村前流过来,流过去……

初识船湾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。那个时候,交通不便,过江过河,靠的是船渡,借助的是小舟,船是路,路也是船。船湾渡口,是万泉河上游人们来往龙江石壁之间的必经地之一。那时的渡口,一条土路一直悠到水里,周围有一小片空起的乱石群,因为长期被水冲刷,圆润丰满平滑的石头便生成了天然的码头。

曾记得,旧时的码头,有专人摆渡,也称艄公。男女老少到了码头,只要远远地喊一声;“伯爹呀,过溪啰,过溪呀!”一只渡船便会从掩映的翠竹中冒了出来,或从对岸咿咿呀呀地摇过来。上客下客,别有生面,好不喧闹的。

说来也是,蓝蓝的天空,清清的溪流,载着三五人的小船悠悠地划过水面,有如鹅掌踏青波,水面上溅起的是朵朵浪花,木船上洒落的是清脆的欢声笑语。那情那景,现在回想起来,依然有如晚风早露的清凉。

识得船湾村,并有所加深了解船湾村,是始于村长蔡兴暖开始的。到了他的家,翰墨书香与花草芳香就会一阵阵扑面而来。修长精瘦的他,虽是一介村民,但自小爱好书法,写得一手好字,餐厅客厅里悬挂的书法作品,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就的。他细心用心,围墙屋角边的空地里,转弯处,如何摆放怎样布置,种什么花植何种草,他都是精心设计、巧妙安排、恰到好处,难怪到其家的客人都说他是一个懂生活有情趣的有心人。

他不仅精心打扮好居家住地,更多的心思是用在整治修理好整个船湾村。打造沿河景观,他匠心独运,让人感到步履景异,疏密有间,错落有致。

“望江廊亭”,是船湾村的亮点之一,该亭长约二十余米,临河建在河水直流而下的拐弯处。湾深十几米,水面离地面又是十几米,先是依着湾的边沿筑牢坚固的防波堤,后沿堤立亭,居高临下。亭为廊式,亭的两旁为挺拔的椰树与摇曳的翠竹。站在亭内,只见滚滚万泉河水穿山越岭直奔而来。举目远眺,远山朦胧、近岭清楚,层次分明。有灵有性有骚动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不失为欣赏万泉河上游风光的一大好景点。

船湾村的大美,美在留存有上百年的古树,虽然船湾渡口较前冷清多了,但经风历雨的那棵古榕树依然那般深情地站立着,那样的慈祥,那样的安康。

百味书斋钱续坤

杜牧的豆蔻

就像画虾必言齐白石,画马必说徐悲鸿一样,在古代的文人墨客当中,说起梅花,一定会想到林逋林和靖;谈到豆蔻,当然会念及杜牧杜司马。

其实杜牧的出名并不是因为言情独到的《赠别》一诗,在绝大多数读者的眼中,那首哀婉凄美的《清明》,绝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,因此每到细雨霏霏的时节,只要提起“杏花村”“牧牛

童”等字样,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位俊朗飘逸的樊川居士。那么,杜牧与豆蔻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?此事不能不说到杜牧在扬州的生活,说到扬州当时一位花容月貌、倾国倾城的歌妓。

曾在26岁就进士及第的杜牧,一生曾经在扬州两度生活过。其中第一次前往的时间是在大和七年(公元833)四月,31岁的他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,在其幕中任推官、监察御史里行、掌书记等职。杜牧出生世家,祖父杜佑曾任朝廷宰相,其父杜从郁任过秘书丞、部员外郎,因此从小就染有富贵公子的习气,所谓“美容姿,好歌舞,风情颇张,不能自遏”(元·辛文芳《唐才子传》)。如今来到扬州这个商贾云集之都,烟花繁盛之地,年轻气高的杜牧真可谓如鱼得水,游刃有余,花街柳巷自然是他饮酒宴游必去之所。在这期间,杜牧有幸结识了一位13岁的歌妓,并且对她百般呵护,疼爱有加。

大和九年(公元835),33岁的杜牧官拜监察御史,将赴长安供职。在依依不舍离开扬州之时,他的心情是复杂的,惆怅的,幽怨的,临行前特意留有《赠别》诗两首,其一云:“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此诗设比新颖,语约义丰,仅仅“豆蔻”这一个意象,就能形象地烘托出花与人同艳同美的绰约之态;尤其是最后两句,以压低扬州所有美人的方法来突出一人,众星拱月,月光倍明。从春风到闹市,从闹市到珠帘,对“花”“月”“玉”“美”等均不着一字,却尽得风流,自然人妙,妙到极处。故而,正值豆蔻年华的这位歌妓是幸运的,因为有这样一位横绝千古的诗人为她所倾慕,为她写下如此精彩的诗句,这就已经足矣!

其实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提到豆蔻的,大概要算西晋的文学家左思。他在《三都赋》的《吴都赋》里写到了豆蔻:“草则藿蒭豆蔻,姜汇非一。江蓠之属,海苔之类。纶组紫绛,食葛香茅。”此语的大致意思是说,吴都的物产十分丰盈,到处都有香草、豆蔻、海苔、紫菜之类。此处的“豆蔻”,就是后来形容少女的“豆蔻”了,不过当时豆蔻还是不常见的植物,《异物志》就有描述说:“豆蔻生交趾,其根似姜而大,从根中生,形似益智,皮壳小厚,核如石榴,辛且香。”

左思虽可使“洛阳纸贵”,但只要提及“豆蔻”,后世的文人雅士还必推“多情却似总无情,唯觉樽前笑不成”的杜牧,或直接以“豆蔻”代指杜牧在扬州为官时的风流韵事。宋代的秦观在《满庭芳》中追述杜牧的扬州行踪云:“豆蔻梢头旧恨,十年梦,屈指堪惊。”宋代的姜夔《扬州慢》记此事云:“杜郎俊赏,算而今,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,青楼梦好,难赋深情。”元代的卢挚在《广陵怀古》中亦对此曰:“笑豆蔻枝头,惹住歌行。风调才情,青楼一梦,杜牧三生。”



中国画中的杜牧

电光倒影张新一

奇特两面性

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是一部具有类型片特点的文艺片。跟类似的《白日焰火》比,它差强人意了一点,艺术性显然不如《白日焰火》。就商业上的表现而言,它当然比不上纯粹的类型片。但它跟《地久天长》一样,纵然不是精品,在当下仍是可贵的存在。

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与娄烨之前的《浮城谜事》有太多相似之处。同样的故事展开:新的血案后,警察介入调查,开始时空交错叙事。同样的结构:开头发现过去的血案,结尾还原过去的血案的真相。娄烨这次一如既往地电影里故意“泄露”了他的叛逆心理,但也只是有个态度而已。

本片依然保持了娄烨高度风格化的元素,比如配器简单、旋律破碎的氛围音乐、老歌与舞曲的使用(他的片子几乎都有角色跳舞的戏)、频繁的下雨、车中窥人,以及冗长的性场面、摇晃的镜头、灰蒙蒙的滤镜等。这些在娄烨其他电影(尤其是从《紫蝴蝶》开始)中也能找到。

我欣赏娄烨对角色的审视,尽管他每部电影里的角色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、同一个男人,但这种模糊化的人格也许才是真的“我们”。不过这次在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中,几位角色的塑造实在太过儿戏。一个能让人凭空消失的强大老总,居然能和情人在车里说出“都到这时候了,再坚持一下”这样怯懦的话,心理素质未免与其所作所为太不匹配。而娄烨“情绪流”的故事在这样一部融合了犯罪与悬疑元素的电影里,着实不合适。小诺和林慧所扮演的角色的行为动机,尽管能从电影营造的幽微氛围中捕捉到,但对于感知力低的观众而言,她们的行为只会成为莫名其妙的发疯犯浑。有些行为则无法直接用“情绪流”解释,比如阿云莫名其妙地上了林慧的车,本想告发却突然要同归于尽。可以说,故事在很多关键节点经不起推敲。

这部电影的完成度也是个极大的问题。有些地方的驴唇不对马嘴,几乎对电影造成了内伤,比如杨家栋初次见姜紫成,说的是“有话要说”,然而什么都没说完便走人了。完全可以用剪辑把故事圆起来,但娄烨没有这么做,也许是有心无力,也许这就是所谓“创作意图”。它的完成度不足就电影本体而言毋庸置疑是硬伤,“故意留下被删改的痕迹以告诉观众创作背后的无奈”这种解释,实在是高明的逃避。

《白日焰火》不论是戛然而止的柏林版本还是公映版,都将故事画成了一个不残缺的闭环,而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纵使头尾衔接,中段却是残破的。失去了曾剑的摄影与剪辑后,这种残破让人的观感更加不畅。

不过,虽然说了这么多,但我看到的缺点,其实都可以成为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的优点,这也是这部电影或者说娄烨电影的奇特之处。情绪化的段落可以说影响了它的类型片叙事,也可以说为类型片注入了不一样的血液。杨家栋在事件过去后才发现“真相的真相”这样的安排,既可以说是讽刺命运无常,也可以说是作为悬疑片的巨大败笔……正是这类两面性特点,让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具有讨论的价值。